醒世恒言




當面神仙偶不識、
生前世事甚能知。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借問白龍緣底事、蒙他魚服區區、雖然縱適在
河渠、失其雲雨勢、無乃困余且。要識靈心能
變化、須教無主常虛、非關喜裡乍昏愚、莊周曾
作蝶、薛偉亦為魚

話說唐肅宗乾元元年間、有個官人、姓薛、名偉、吳縣人
氏、曾中天寶末年進士、初任扶風縣尉、名聲頗著、陞
為蜀中青城縣主簿、夫人顧氏、乃是吳門第一個大
族、不惟容止端莊、兼且性格柔娩、夫妻相得、愛敬如

賓不覺在任又經三年大尹陞遷去了上司知其廉能即委他署攝縣印那青城縣本在窮山深谷之中田地磽瘠歷年歲歉民貧盜賊生發自薛少府署印立起保甲之法凡有盜賊協力緝捕又設立義學教育人材又開義倉賑濟孤寡每至春間親往各鄉課農布種又把好言勸諭教他本分爲人因此處處田禾大熟盜賊盡化爲良民治得縣中真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百姓戴恩懷德編成歌謡稱頌其美歌云

秋至而收春至而耘吏不催租夜不閉門百姓樂業立學興文教養諄遂薛公之恩自今孩童頌以

名存將何字之薛見薛孫

那薛少府不但廉謹仁慈愛民如子就是待郡同僚那也謙恭虛巳百凡從厚元來這縣中有一個縣丞一個主簿兩個縣尉那縣丞姓鄒名滂也是進士出身與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兩個縣尉一個姓雷名濟一個姓裴名寬這三位官人爲官也都清正因此臭味相投每遇公事之暇或談詩或奕棋或在花前竹下開樽小飲彼來此往十分欵洽一日正值七夕薛少府在衙中與夫人乞巧飲宴元來七夕之期不論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爲乞巧穿針之宴保

道怎麼叫做乞巧穿針只因天帝有個女兒喚做織女星日夜辛勤織紝天帝愛其勤謹配與牽牛星爲婦誰知織女自嫁牛郎之後貪歡恣慾却又好梳粧打扮每日只是梳頭再不去調梭弄織天帝嗔怒罰織女住在天河之東牛郎住在天河之西一年只許相會一度正是七月七日到這一日却教喜鵲替他在天河上塡河而渡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時分皆于星月之下將綵線去穿針眼穿得過的便爲得巧穿不過的便不得巧以此卜一年的巧拙你想那牛郎織女眼巴巴盼了一年纔得相會又只得三四個時

辰作悴的敘述想念情悰還恐說不了那有閒工夫又到人間送巧豈不是個荒唐之說且說薛少府當晚在庭中與夫人互相勸酬不覺坐到夜久更深方纔入寢不道却感了些風露寒涼遂成一病渾身如炭火燒的一般汗出如雨漸漸三餐不進精神減少口裏只說道我如今頃刻也捱不過了你們何苦留我在這裡不如放我去罷你想病人說出這樣話頭明明不是好消息了嚇得那顧夫人心膽俱落雖道就這等坐視他死了不成少不得要去請醫問卜求神許願元來縣中有一座青城山是道家第五洞天

山上有座廟宇塑着一位老君極有靈感眞是祈晴得晴祈雨得雨祈男得男祈女得女香火最盛因此夫人寫下跪文差人到老君廟祈禱又問靈籤最驗一來求他保祐少府延福消災二來求賜一籤審問凶吉其時三位同僚聞得都也素服角帶步至山上行香情願減損自巳陽壽代救少府則是同僚散後又是合縣父老率着百姓們一齊拜禱只見得少府平日做官好處能得人心如此只是求的籤是第三十二籤那籤訣道

百道清泉入大江　　奔流不覺夢魂涼

何須別向龍門去　自有神魚三尺長

差人抄這籤訣回衙與夫人看了解說不出想道問得往常間人求的皆如活見一般不知怎地我們求的那說把一個魚來與相公的病全無着落是吉是凶好生難解以此心上上就如十五六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轉加憂鬱又想道這籤訣已不見怎的且去訪個醫人來調治倒是正經即差人去体訪却訪得成都府有個道人李八百他說是孫真人第一個徒弟傳得龍宮秘方有八百個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真個請他醫的手到病除極有神效他門上寫

下一對春聯道

槃按韓康無二價　杏栽董奉有千株

但是請他的難得就來若是肯來這病人便有些生機了他要的謝儀卻又與人不同也有未曾開得藥箱先要幾百兩的也有醫好了不要分文酬謝止要喫一醉的也有聞召即往的也有請殺不去的甚是捉他不定大抵只要心誠他便肯來夫人知得有這個醫家即差下的當人齎了禮物星夜趕去請那李八百恰好他在州裡一請便來夫人心下方覺少寬豈知他一進門來還不曾診脈就道這病勢雖則像

個死的却是個不死的也要請我來則甚當下夫人備將起病根由并老君廟裡占的籤訣盡數說與太醫知道求他用藥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這個病從求不上醫得的我也無藥可用唯有死後常將手去摸他胸前若是一日不冷一日不可下棺待到半月二旬之外他思想食喫自然漸漸甦醒回來那老君廟籤訣雖則靈應然須過後始驗非今日所能猜度得的到底不肯下藥草草去了也不知少府這病當眞不消喫藥自然無事還是病已犯棺下不得藥的故此托辭而去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夫人因見李八百去了，嘆道這等有名的醫人尚不肯下藥，難道還有別一個敢來下藥，定然病勢不救，惟有奄奄待死而已。只見熱了七日七夜，越加越重，忽然一陣昏迷，閉了眼去，再叫也不醒了。夫人一邊啼哭，一邊教人稟知三位同僚，要辦埋後事。那同僚正來問候，得了這個凶信，無不泪下，急至衙中向尸哭了一回，然後與夫人相見，又安慰一番。因是初秋時候，天氣還熱，分頭去備辦衣衾棺椁，到第三日諸色完備，理當殯殮入棺。其時夫人扶屍働哭，覺得胸

前果然有些微微暖氣以此信着李八百道人的說話還要停在床裏只見家人們都道從來死人胸前儘有三四日暖的不是一死便冷此何足據現今七月天道炎熱未退倘遇一聲雷響這屍首就登時漲將起來怎麼還進得棺去夫人道李道人元說胸前一日不冷一日不可入棺如今既是暖的就做不信他守到半月二十多日怎忍便三日內帶熱的將他殮了況且棺木已備等我自已日夜守他只待胸前一冷就入棺去也不為遲天那但願李道人的說話靈驗守得我相公重醒回來何但救了相公一命卻不

連我救了兩命衆人再三解說夫人終是不聽勸他不過只得依著停下少府在牀謹謹看守不在話下

却說少府病到第七日身上熱極便是頃刻也挨不過一心思量要尋個清涼去處消散一消散或者這病還有好的日子因此悄地裏背了夫人瞞了同僚竟提一條竹杖私離衙齋也不要一人隨從倏忽之間已至城外就如飛鳥辭籠游魚脫網一般心下甚喜早把這病都忘了你道少府是個官怎麽出衙去就沒一個人知道元來想極成夢夢魂兒覺得如此這身子依然自在牀上怎麽去得單苦了守屍的哭

予云吾安知死者不大始之所生邪達人了以生死無去無來

哭啼啼無明無夜，只望着死裏求生，豈知他歲數的飄飄忽忽，無礙無拘，到也自若中取樂。薛少府出了南門，便向山中游去。來到一座山，叫做龍安山。山上有座亭子，乃是隋文帝封兒子楊秀做蜀王，建亭於此，名爲避暑亭。前後左右，皆茂林修竹，長有四面風來，全無一點日影。所以蜀王每到炎天，便率領賓客來此亭中避暑。果然好個清涼去處。少府當下看見，便覺心懷開爽：若使我不出城，怎知山中有這般境界。但是我在青城縣做了許多時，尚且不曾到此。想那三位同僚，怎麼曉得？只合與他們知會，同携一尊

為避暑之宴可惜有了勝地少了勝友殊是一場大事眼前景物可人遂作詩一首詩云

偷得浮生半日閒　危梯絕壁自躋攀
驀然呼吸天門近　莫遣乘風去不還

薛少府在亭子裏坐了一會又向山中行去那山路上沒有些樹木蔭蔽怎比得亭子裏這般涼爽以此越行越悶漸漸行了十餘里遠遠望見一條大江你道這江是甚麼江昔日大禹治水從岷山導出岷江過了茂州威州地面又導出這個江水來叫做沱江至今江岸上垂着大鐵鍊這不知道有多少長元在

江底乃是大禹鎖着應龍的去處元來禹治江水但遇水路不通便差那應龍前去隨你幾百里的高山巨石只消他尾子一料登時就分開做了兩處所以世稱大禹叫做神禹若不會驅使這樣東西焉能八年之間洪水底定至今泗江水上也有一條鐵鍊鎖着水母其形似猕猴一般這沱江却是應龍昔因水功既成鎖着以鎮後害豈不是個聖迹當下少府在山中行得正悶況又患着熱症的忽見這片沱江浩浩蕩蕩真個秋水長天一色自然覺得清涼直透骨髓就恨不得把三步併做一步風車似奔來豈知從

一絲所繫
迯有奇早

山上望時甚近及至下得山來又遠遠不曾到得沱江都被一個東潭隔住這潭也好大望水清似鏡一般不論深淺去處無不見底況又映着兩岸竹樹秋色可掬少府便脫下衣裳向潭中洗澡元來少府是吳人生長澤國從幼學得泅水成人之後久已不曾弄這本事不意今日到此游戲大快風心偶然嘆道人游到底不如魚健怎麼借得這魚鱗生在我身上也好到處游去豈不更快只見旁邊有個小魚都覷看少府道你要變魚不難何必假借待我到河伯處爲你圖之說聲未畢這小魚早不見了那少府喫上

一驚想道我怎知這水裏是有精怪的豈可再自一個在裏面洗澡不如早早抽身去罷豈知少府既動了這個念頭便少不得墮了那重業障只教

衣冠暫解人間累　鱗甲俄看水上生

薛少府正在沉吟恰待穿了衣服尋路回去忽然這小魚來報道恭喜河伯已有旨了早見一個魚頭人騎着大魚前後導從的小魚不計其數來宣河伯詔日

城居水游浮沉異路苟非所好豈有兼通爾青城縣主簿薛偉家本吳人官亦散局樂清江之浩渺

放意而游歷塵世之喧囂㩀衣而去暫從鱗化未

便終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縱遠適以忘歸必

受神明之罰咊織鈎而貪餌難逃刀俎之菑無或

失身以羞吾黨爾其勉之

少府聽詔罷回顧身上已都生鱗全是一個金色鯉

魚心下雖然駭異却又想道事已如此且待我恣意

游玩一番也曉得水中的意趣自此三江五湖隨其

意向無不游適元來河伯詔書上說充東潭赤鯉這

東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不論游到那裏少不得

要回到那東潭安歇則那一件也覺得有些兒不

分ノ子分
二公有公
所以斷於
爲禍

在過了幾日只見這小魚又來對薛少府道你豈不聞山西平陽府有一座山叫個龍門山是大禹治水時鑿將開的山下就是黃河只因山頂上有水接着天河的水直冲下來做黃河的源頭所以這個去處叫做河津目今八月天氣秋凉將降雷聲先發普天下鯉魚無有不到那裡去跳龍門的你如何不稟除河伯也去跳龍門若跳得過時便做了龍豈不更强似做鯉魚元來少府正在東潭裏面住每不耐煩聽見這個消息心中大喜即便別了小魚竟到河伯處所但見宮殿都是珊瑚作柱玳瑁爲梁真個龍宮海

藏自與人世各別其特河伯管下的地方岷江沱江巴江渝江涪江黔江平羌江射洪江濯錦江嘉陵江青衣江五溪瀘水七門灘瞿塘三峽那一處鯉魚不來稟辭要去跳龍門的只有少府是金色鯉魚所以各處的都推他爲首同見河伯舊規有個公宴就如起送科舉的酒席一般少府和各處鯉魚一齊領了宴謝了思同向龍門跳去豈知又跳不過點額而回你道怎麼叫做點額因爲鯉魚要跳龍門逆水上去把周身的精血都積聚在頭頂心裏就如被硃筆在額上點了一點所以世人稱下第的皆爲點額蓋

本於此正是

龍門浪急難為躍　額上羞題一點紅

却說青城縣裏有個漁户，叫做趙幹，與妻子在沱江上網魚為業。豈知網着一個癩頭黿，被他把網都牽了去，連趙幹也幾乎吊下江裡。那妻子埋怨道：我們專靠這網做本錢，養活兩口，今日連本錢都弄沒了，那裡還有餘錢再討得個網來？況且縣間官府，早晚常來取魚，你把甚麼應付？以此整整爭了一夜。趙幹被他絮聒不過，只得裝一個釣竿，商量來米潭釣魚。你道趙幹為何捨了這條大江，却向潭裡釣魚？元來

不料騎人
倚有怪

沱江流水最急處，好下網不好下鈎，故因想到東潭方做此一行生意，一ゝ鈎釣上，鈎着香餌，[illegible]一大塊油麵，沒下水中。薛少府自龍門點額同來，也有許多沒趣，好幾日躲在東潭，不曾出去覓食，肚中飢甚，忽然聞趙幹的漁船搖來，不覺隨着他船游去看看，只聞得餌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邊，想道：我明明知他餌上有個鈎子，若是吞了這餌，可不被他釣了去？我雖是暫時變魚，耍子難道就沒處求食，倘只吃他釣鈎上的，再去船傍周圍游了一轉，怎當那餌香得酷烈，恰似鑽入鼻孔裡的一般，肚中又餓，怎生

弄得住。怨道我是個人身。好不多畫這此一釣。尚
怎麼便釣得我起。便被他釣了去。我是縣裡三衙他
是漁户趙幹。豈不認得。自然送我歸縣。卻不是落得
吃了他的。方纔把口就餌上一合。還不肯吞下肚子。
早被趙幹一擊掣將去了。這便叫做眼裡識得破肚
裡忍不過。那趙幹釣得一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舉
手加額叫道。造化造化。我再釣得這等幾個。便有本
錢好結綢了。少府連聲叫道。趙幹。你是我縣裡漁户。
快送我回縣去。那趙幹只是不應。竟把一根草索貫
了魚腮。放在艙裡。只見他妻子說道。縣裡不時差人

取魚我想這等一個大魚若被縣裡一個公差看見取了去領得多少官價不如藏在蘆葦之中等販子投來私自賣他也多賺幾文錢用趙幹說道有理便把這魚拏去藏在蘆葦中把一領破蓑衣遮蓋回來對妻子說若多賣得幾個錢時拚得沽酒來與你醉飲今夜再發稀市安知明日不釣了兩個那趙幹載魚回船還不多時候只見縣裡一個公差叫做張斌來與趙幹道裴五爺要個極大的魚做鮓吃今早直到沱江尋來與你你却又移到這個所在教我週圍尋遍走得個汗流氣喘快些揀一尾大的與我送去

趙幹道有累上下走着屈路了不是我要移到這里只為前日弄沒了網無錢去買沒奈何只得權到此釣幾尾去做本錢却又沒個大魚上釣止有小魚三四斤在這里要便拿了去張弼道裴五爺分付要大魚小的如何去回話撲的跳下船揭開艙板一看果然通是小的欲要把去權時答應又想道這般寬濶去處難道沒個大魚一定這廝奸詐藏在那里即便上岸各處搜看却又不見末後尋到蘆葦中只見一件破簑衣掀上掀下的亂動張弼料道必是魚在底下急走上前揭起看時却是一個三尺來長的金色

鯉魚趙幹夫妻望見口裡只叫得苦張弼不曾三七廿一提了那魚便走回頭向趙幹說道你與得我好待稟了裴五爺着實打你這厮少府大聲叫道張弼張弼你也須認得我我偶然游到東潭變魚耍子你怎麼見我不叩頭到提着我走張弼全然不覩只是提了魚一直奔回縣去趙幹也隨後跟來那張弼一路走少府也一路罵提到城門只只見一個把門的軍叫做胡健對張弼說道好個大魚只是裴五爺請各位爺飲宴專等魚來做鮮吃道你去了許久不到又差出錢來叫你你可也走緊些少府擡頭一看正

前日出來的那一座南門叫做迎薰門便叫拆門算道胡德胡德前日出城時節曾分付你這夥自私行出去的不要驚知各位爺也不要差人迎接推道我出城不上一月你就不記得了如今正該去禀知各位爺差人迎接纔是怎麼把我不放在眼裡這等無狀豈知這門軍胡德也不聽見都與張彌一般那張彌一徑的提了魚進了縣門薛少府還叫罵不止只見司户吏與刑曹吏兩個京酒相向在大門內下棋那司户吏道好怕人子這等大魚可有十多斤重那刑曹吏道好一個活潑潑的金色鯉魚只該放在後

堂綠瀨池裡養他看耍子怎麼就捨得做鮓吃了少府大叫道你兩個吏終日在堂上伏事我的便是拙裝了魚也該認得怎麼見了我都不站起來也不去報與各位爺知道那兩個吏依舊在那里下棋只不聽見少府想道俗諺有云不怕官只怕管豈是我管你不着一些兒不怕我莫不是我出城這幾日我的官被勾了縱使勾了官我不曾離任到底也還管得他着且待我見同僚時把這起奴才從頭告訴教他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着官們牢記下這個請頭待下回表白且說顧夫人殺牛待少府的晃該不覺過

了二十多日、只見屍內好端端並不損壞、把手去摸着心頭覺得比前更煖些、漸漸的上至喉嚨、下至肚臍都不甚冷了、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說話、果然有些靈驗、因此在指頂上刺出鮮血來、寫成一疏、請了幾個有名的道士、在青城山老君廟裡建醮、祈求仙力、保護少府回生、許下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的願心、宣疏之日、三位同僚、與通縣吏民、無不焚香代禱、如當日一般、我想古語有云、吉人天相、難道薛少府這等好官、況兼合縣的官民、又都來替他祈禱、怕就沒有一些兒靈應、只是已死二十多日的人、要他依舊又活

轉來雖則老君廟裡許下願的便無不驗志人但是閻王殿前投到過的那有退回之鬼正是

須知作善還酬善　莫道無神定有神

却說是夜道士在醮壇上面鋪下七盞明燈就如北斗七星之狀元來北斗第七個星叫做斗杓春指東方夏指南方秋指西方冬指北方在天上旋轉的只有第四個星叫做天樞他却不動以此將這天樞星上一燈特為本命星燈若是燈明則本身無事暗則病勢淹纏滅則定然難救其時道士手捻法訣朗誦靈寶貴心懺解伏除厄去覩喜星宮要保許祥少府

重還魂魄再轉陽間起來看這七盏燈時盏皆明亮覺得本命那一盏尤加光彩顯見不該死的符驗便對夫人賀喜道少府本命星燈光彩倍加重生當在旦夕切不可過於哀泣恐驚動他魂魄不安有難回轉夫人含着兩行眼淚謝道若得如此也不枉做這個道場和那晝夜看守的辛苦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少覺寬解豈知朦朧睡去做成一夢明明見少府慌慌忙忙精赤剝的跑入門來滿身都是鮮血把兩隻手掩着脖子叫道悔氣悔氣我在江上汎舟情懷頗暢忽然狂風陡作大浪掀天把舟覆了却跌在水

去幸遇江神憐我陽壽未絕賜我一領黃金鎖子甲送得出水正待尋路入城不意遇着剪逕的强人要謀這領金甲一刀把我殺了你若念夫妻情分好生看守兎兒送我回去夫人一聞此言不覺放聲大哭就驚醒了想道適間道士只說不死如何又有此惡夢我記得夢書上有一句道夢死得生莫非他眼下災悔脫盡故此身上全無一絲一縷亦未可知只是緊緊的守定他屍骸便了到次日夫人將雞壇上儀牲諸品分送三位同僚這個叫做散福其日就是裴縣尉作主會請各衙也叫做飲福因此裴縣尉差張

別去到漁户家取個大魚來做鮓好配酒吃終是鄒二衙爲着同年情重在席上嘆道這酒與平常宴會不同乃爲薛公祈禱回生半是醮壇上的品物今薛公的生死未知何如教我們食怎下咽裴五衙便道古人臨食不嘆偏是你念同年我們不念同僚的聽得道士說他回生不在昨晚便是今日我們且待魚來做鮓下酒拚吃個酩酊只在席上等候他一個消息豈不是公私兩盡當日直到未牌時分張弼方纔提着魚到階下元來裴五衙在席上作主單爲等魚不到只得停了酒看鄒二衙與雷四衙打雙陸自己

在傍邊吃着栲子忽回轉頭看見張弼不覺大怒道我差你取魚如何去了許久若不是飛錢催你你敢是不來了麼張弼只是叩頭把漁戶趙幹搶過大魚的情節備細禀上一遍裴五爺便叫當直的把趙幹拖翻着實打了五十下皮鞭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你道趙幹爲何先不走了偏要眼看張弼到縣自討打吃也只戀着這幾文的官價思量領去卻被打了五十皮鞭價又不曾領得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爲貪着香餌上了他的釣兒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爲利　不到烏江不肯休

五十皮鞭使又不曾領得些不與這尾金色鯉魚爲貪着
香餌上了他的鈎兒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爲利　不到烏江不肯休

我五衙把趙幹起了出去取去來看却是一尾金色鯉魚有三尺多長喜歡此魚甚好便可付廚上做鮓來吃着乎許多府大衆同道我那尾是魚就是你的同僚豈可錯殺殺我了我受了許多人的侮辱正要告訴列位與我出這一口惡氣怎麼也説我做魚便付廚上做鮓吃若要作鮓可不屈我殺了枉做這幾時同僚一些兒契分安在其時同僚們全然不顧少府便惱了只得文叫道列年兄我與你同登天寶末年進士在都下往來最爲交厚今又在此同官與他們不同怎麼不發一言坐視我死只見鄒二

衙對我五衙道以下官忽見這魚還不該做鮮吃那青蛙
山上老君廟前有老大的一個放生池池邊有建醮的人買
着魚鱉鰻鰍等物投放池內今日之宴既是衆衙送來的
啟稟不若也將此魚投於放生池內見我們為同僚的情
分豈此因果那番四衙便從旁說道放魚甚普因果之說
不可不信況且酒席宴前欲體句多了何必又要鮮吃此
醃臢少府在階下聽見數道鄉年兄好好分發既是有意
要我何不就送回衙裡去怎麼又要送我上山卻不過湯盪
了我雖然如此也强如死在庖人之手待我到放生池內
依還繞了轉溪頭灘冠帶再坐衙門且莫說趙幹這起行
才有那同僚祇甚情將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
答道老長官既存這魚是一天慈好生之心何敢不聽便把

莫求重穿冠帶再坐衙門且莫說起輸這起狗才看那同僚把甚嘴臉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昔道老長官要放這魚是天地好生之心何敢不聽但打醮是道家事不在佛門那一教要修因果也不在這上想道天生萬物專爲養人就如魚這一種若不是被人取吃普天下都是魚連河路也不通了凡人修善全在一點心上不在一張口上故諺語有云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又云若依佛法冷水莫呷難道吃了這個魚便壞了我們爲同僚的心腸見得好魚不做鮓吃倒平白地放了他去安知我們不吃

又不殺水類吃了總只一死還是我們自吃了的是水府聽了這話便大叫道你看兩個客人都要放我怎麼你做主人的偏要吃我這等執拗莫說同僚情薄元來賓主之禮也一些沒有的元來雷西衙是個兩可的人見裴五衙 心要做魚鮓吃却又對那二衙道裴長官不言語必要多分這魚放生不成了況今日是他做主人要以此奉客怎麼好固拒他我想這魚不是我等一定要殺他只爲今日是他數盡之日救不得罷了當下少府郎大聲叫道雷長官你好沒主意怎麼兩邊様撥旣是勸他放我他便不聽你也還

該再勸纔是怎麼反勸爺年兄也不要攻我敢則你衙齋冷淡好幾時沒得魚吃了故此待他做飯來思量飽餐一頓麼只得又叫爺二衙道年兄年兄你莫不是奇做人情故假意勸了這幾句便當完了你事再也不出半墊了自古道得好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非今日我是死的你是活的怎知你爲同年之情淡薄如此到底有個放我時節等我保甚變了轉來也少不得學翟廷尉的故事將那兩句題在我衙門之上與你看看年兄年兄只怕你悔之晚矣少府雖則亂叫亂嚷賓主爺如不聞當時裴五衙便喚廚役

叫做王士良，有手段，最整治得好鮮，故將這魚交付與他，說道又要好吃，又要快當，不然照着趙幹樣子，也奉承你五十皮鞭，那王士良一頭答應，一頭就伸過手提魚，慌得少府頂門上飛散了三魂，腳板底溜調了七魄，便大聲哭起來，道我平昔和同僚們如兄若弟，極是交好，怎麼今日這等哀告，只要殺我吃，我知道了，一定是妬忌我掌印，起此一片惡心，須知這，非是上司委把我的，不是我謀來掌的，若肯放我，回衙，我就登時提印，有何難哉，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豈知同僚都做不聽見，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廚下

早取過一個砧頭來，放在上面。少府舉眼看時，却認得是他手裡一向做廚役的，便大叫道：「王士良，你豈不認得我是薛三爺？若非我將興下食譜傳授與你，看你整治些甚樣餚饌出來，能使各位爺這般作興你？你今日也該想我平昔擡舉之恩，快去稟知各位爺，好好送回衙去。却把我來放在砧頭上，待要怎的？」豈知王士良一些不睬，右手挈刀在手，將魚頭着實按上一下。激得少府心中不勝大怒，更罵：「你這狗才，敢只會奉承裴五衙，全不怕我。輕薄我，就沒擺布你處？」一件掙起來，將尾子向王士良撥上只一潑，就似

打個耳聒子，一般打得王士良耳鳴眼暗，連忙舉手遮面不迭，將那把刀直抛在地下去了。一邊拾刀，一邊却冷笑道：你這魚既是恁的健很，停一會等我送你到滚鍋兒裡再游游去。元來做鮓的最要刀快，將魚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畧在滚水裡面一轉便撈起來，加上椒料，滲上香油，自然鬆脆鮮美。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

其時少府叫他不應，歎口氣道：這次磨快了刀來，就是我命盡之日了。想起我在衙雖則患病，也還可忍耐，如何私自跑出來受這般苦楚？若是我不見這個東潭，便見了東潭，也不下去洗

澡便洗個澡也不思量變魚便思量變魚也不受那河伯的詔書也不至有今日總只未變魚之先被那小魚十分撺掇既變魚之後又被那趙幹把香餌來哄我都是命裡湊着自作自受好埋怨那個只可憐見我領夫人在衙無兒無女將誰倚靠怎生寄得一信與他使我死也瞑目正在號咷大哭却被王士良將新磨的快刀一刀剁下頭來正是三寸氣在誰肯輸半點便宜七尺軀亡都付與一場春夢眼見得少府這一番真個嗚呼哀哉了

未知少府生回日　　已見魚兒命盡時

這里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剁下，那邊三衙中薛少府在靈牀之上，猛地跳起來坐了，莫說顧夫人是個女娘家，就膽些兒嚇得死了，便是一家們在那里守屍的，那一個不搖首咋舌，叫道好古怪，好古怪，我們一向緊緊的守定在此，從沒個猫兒在他身上跳過，怎麼就把死屍吊了起來，只見少府歎了口氣，問道我不知人事有幾日了，夫人答道你不要嚇我，你已死去了二十五日，只怕不會活哩，少府道我何曾死，只做得一個夢，不意夢去了這許多日，使喚家人去看三位同僚，此時正在堂上將吃魚鱠，我他且放

可見其形亦以一竹為行

下了筯不要吃候請到我衙裡來講話果然同僚們在堂上飲酒剛剛說到魚鮮正待舉筯只見薛衙人稟說少府活轉來了請三位爺莫吃魚鮮便過衙中講話驚得那三位都暴跳起來說道皆人李八百的把麻老君廟裡鋪擬怎麼這等靈驗得緊忙忙的走過薛衙連叫恭喜恭喜只見少府道列位可曉得麼適纔做鮮的這尾金色鯉魚便是不才若不被王士良那一刀我的夢幾時勾醒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都說道天下豈有此事且請老長官試說一番容下官們洗耳拱聽薛少府道適纔張弼取魚到時鄒年

兄與雷長官打雙陸裴長官在傍吃桃子張弼稟漁戶趙幹藏了大魚把小魚搪塞裴長官大怒把趙幹鞭了五十這事有麼三位道果是如此只是老長官如何曉得恁詳細少府道再與我喚趙幹張弼和守把守東薰門軍士胡健戶曹刑曹二吏幷厨役王士良來待我問他那三位郎便差人都去喚到少府問道趙幹你在東潭釣魚釣得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你妻子教你藏在蘆葦之中上頭蓋著舊蓑衣張弼來取魚時你只推沒有大魚却被張弼搜出提到廻軍門下門軍胡健說道裴五爺下飯鱠候你你可走

快些到得縣門門內二吏東西相向在那裡下棋一個說魚大得怕人若做鮓吃一定好吃一個說這魚可愛只該畜在後堂池裡不該做鮓王士良把魚按在砧頭上却被魚跳起尾來臉上打了一下又去磨快了刀方纔下手這事可都有麼趙幹等都驚道事俱有的但不知三爺何繇知得少府道這魚便是我做的我自被釣之後那一處不高聲大叫要你們送我回衙怎麼都不睬我却是甚主意趙幹等都叩頭道小的們實是不聽見若聽見時怎麼敢不送回少府又問裴縣尉道老長官要做魚鮓之時那年兒罵

三勸你放生，雷長官在傍邊攛掇，只是不聽，催喚王士良提去，我因放聲大哭，說枉做這幾時同僚，今日定要殺我，豈是仁者所為，莫說裴長官不禮，連鄒年兄雷長官，也更無一言，這是何意，三位相顧道，我們何嘗聽見些兒，一齊起身請罪，少府笑道，這魚不死，我也不生，巳作往事，不必再題了，遂把趙幹等打發出去，同僚們也作別回衙，將魚鮓投棄水中，從此立誓再不吃魚，元來少府叫哭，那會有甚麼聲響，但見這魚口動而巳，乃知三位同僚與趙幹等，都不聽見蓋有以也，且說顧夫人想起老君廟籤訣的句語，無

八字不驗乃將求籤打稟事情備細說與少府知道
就要打點了願少府驚道我在這里幾多時但聞得
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廟是極盛的香火怎知道靈應
如此即便淸齋七日備下明燭淨香親詣廟中償願
一面差人估計木料粧嚴金像合用若干工價將家
財倩賫來買辦擇日興工到第七日早上屏去左
右只帶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門子自出了衙門一步
一拜向青城山去纔至半山正拜在地忽然聽得有
人叫道薛少府你可曉得麼少府不覺吃了一驚擡
頭觀看乃是一個牧童頭戴箬笠橫坐青牛手持短

箇從一個山坡邊轉出來的當下少府問道你要我曉得甚麼那牧童道你曉得神仙中有個琴高他本騎着赤鯉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彈雲璈的田四妃覷了一眼動了凡心故此兩個並謫人世如今你的前身便是琴高你那顧夫人便是田四妃爲你到官以來迷戀風塵不能脫離故又將你權充東潭赤鯉受着諸般苦楚使你回頭你却怎麼還不省得敢是做夢未醒哩少府道依你說我的前身乃是神仙今已迷惑又須得一個師父來提醒便好牧童道你要個提醒的人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

成都府道人李八百却不是假神仙他本在廣東府丹
做薛康一向賣藥長安市上口不二價後來為一女
子識破了故此又改名為李八百人只說他傳授得
孫真人八百個秘方正不知他道術還在孫真人之
上實實活過八百多歲了今你夫妻讁限將滿合該
重還仙籍何不去問那李八百教他與你打破塵障
元來夫人止與步府說得香願的事不曾說起李八
百把脉情繇因此牧童說着李八百名姓少府一些
也不曉得心下想道山野牧童知道甚麼無過信口
胡謅荒唐之說何足深信我只是一步一拜這願便

了。豈知繞回領頭來，那牧童與牛化作一道紫氣，沖天而去。正是

當面神仙猶不識，前生世事怎能知。

少府因自己做魚之事，來得奇怪；今番看見牧童化風而去，心下甚發惶惑，定道這那牧童也是夢中，好生委決不下。不一時，拜到山頂老君座前，叩謝神明保佑再得回生。只在早晚選定吉日，償還願心。拜罷起來，看那老君神像，正是牧童的面貌；又見座傍塑着一頭青牛，也與那牧童騎的一般。方悟道：方纔牧童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還仙籍，如何有眼無

殊，當面錯過，乃再再拜請，罪回至衙中，備將收棄的話，細細述與夫人知道，夫人方說起病危時節，曾請成都府道人李八百來看脉，他說是死而不死之症，須待死後半月二旬，自然慢慢的活將轉來，不必下藥，臨起身時，又說這幾訣靈得緊，直到看見魚時，方有分曉，我想他能預知過去未來之事，豈不真是個仙人，莫說老君已經顯出化身指引你去，便不是仙人，既勞他看脉一場，且又這等神驗，也該去謝他，少府聽罷，乃道元來又有這段姻緣，如何不去謝他，又齋了七日，徒步自往成都府去，訪那道人李八百，恰

好這一日李八百正坐在醫舖裡面，一見少府，便問道：你做夢，可醒了未？少府撲地拜下，答道：弟子如今醒了，只求師父指教，使弟子脫離風塵，早聞大道。李八百笑道：你須不是沒根基的，要去燒丹煉火。你前世原是神仙，謫下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對你說破。自家身子，還不省得，還來問人，敢是你只認得青城縣主簿麼？當下少府恍然大悟，拜謝道：弟子如今真個醒了，只是老君廟裡香願尚未償還，待弟子了願之後，即便棄了官職，撇了妻子，同師父出家，證果仙籙，未為晚也。送別了李八百，急回至青城縣，把李八百

的話述語夫人知道夫人也就言上省悟前身元西王母前彈雲璈的田四姐因動塵念墮落當夜便與少府各自一房安下焚香靜坐修證前因次日少府將印送與鄒二衙署攝備文申報上司一面催趲工役蓋造殿庭粧嚴佛像極其齊整剛到工完之日那鄒二衙爲着當時許願也要分俸相助約了兩個縣尉到少府衙舍說知此事家人只道還在裡邊靜坐進去通報只見案上遺下一詩竟不知少府和夫人都在那裡去了家人拿那首詩遞與鄒二衙觀看乃是留別同僚吏民的詩云

魚身夢幻欣無恙　若是魚真死亦眞
到底有生終有死　欲離生死脫紅塵

鄒二衙看了這詩，不勝嗟嘆，乃道年兄總要出家修行，也該與我們作別一聲，如今覺道忒歘然了，諒來他去還未遠，即差人四下尋訪，再也沒些踪跡，正在驚訝，裴五衙笑道，二位老長官好不覩事，想他還掉不下水中滋味，多分又去變鯉魚，頭要去了，只到東潭上抓他便了，不題同僚們胡猜亂想，再說少府和夫人不往別處，竟至成都去見那李八百，那李八百對着少府笑道，你前身元是琴高，因為你升仙不遠

故令赤鯉專在東潭相候今日依先遣你赤鯉騎坐上升何如又對夫人道自你謫後西王母前彈雲璈的暫借董雙成如今依舊該是你去彈了自然神仙一輩叫做會中人再不消甚麼口訣甚麼心法都只是一笑而諭其時少府夫人也對李八百說道你先後賣藥行醫救度普衆功行亦非小可何必久混人世李八百道我數合與你同升故在此相候頃刻間祥雲繚繞瑞靄繽紛空中仙音嘹喨鸞鶴翱翔仙童仙女各執旛幢寶蓋前來後引少府乘著赤鯉夫人駕了紫霞李八百跨上白鶴一齊升天遍成都老幼

那一個不看見盡皆望空膜拜讚歎不已至今昇僊橋聖跡猶存詩云

茫茫宇宙事端新　人旣爲魚魚復人
識破幻形不礙性　休形修性即仙眞